



吴玉芝 “南京好人”

南京市民吴玉芝最近成为舆论红人:10月30日,雨花台区梅苑新村一名七八岁儿童不慎掉入小区附近的臭水河中,61岁的吴大妈发现险情之后,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冰冷的水中。随后,一名从旁经过的司机和住在该小区的小伙也积极参与营救,最终成功地将落水儿童救上岸,避免了一起悲剧的发生。

我们时常会感叹道德滑坡和人心冷漠,然而,当具体的危险和遭遇摆在自己面前之时,却纷纷成了自己当初所批判的那一类人。面对摔倒的老人,不敢轻易上前搀扶,而是疑虑重重;面多落水的儿童,不愿及时下水营救,而是等别人先行一步。相比之下,吴玉芝大妈这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朴素正义感,恰恰是我们提升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所必需的素质。

吴玉芝大妈的老家在河南,已经在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目前和老伴做水产生意为生。事发之时,这位“南京好人”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救人,完全是自己作为母亲作为奶奶的一种本能反应。在经历“小悦悦事件”这种极端事件之后,能够有人“毫不犹豫”地对陌生人出手相救,尤其令人敬佩,也让人在这个冬天颇感温暖。

其实,认真想想,我们这个社会的好人还是有很多的。前不久,乌拉圭游客玛利亚在西湖游玩时发现有人溺水,从脱衣下水到救人上岸,再到告别走人,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就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只不过,这位“西湖女侠”一看就具备娴熟的游泳技巧和急救知识;相比之下,不会游泳的吴玉芝大妈如果下次见到有人落水,或许可以站在岸边高声呼救,以这种更安全的方式去救人于危难。



萧百佑 中国“狼爸”

在过去十几年来,萧百佑无数次地从家中的仿古花瓶里抽出藤条,杀气腾腾地站到四个儿女面前,用最传统、最原始的方法来教育他们。这位自称“中国狼爸”的香港商人,正是挥舞着一根质地坚韧、弹性极佳的藤条,先后将三个孩子送进了北京大学。然而,正如大洋彼岸的“中国虎妈”蔡美儿一样,萧百佑的教育理念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

“狼爸”萧百佑原名萧锦华,毕业于暨南大学国际金融系,曾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职,1999年该公司破产倒闭之后,他开始下海创业。他有着满头爽朗的短发,习惯于一条背带裤或一件唐装,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或许因为自己无缘北大,他把成为一名北大学生当作成功人生的起点,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子女们走进博雅塔。

非常之人有非常之法。不许自由看电视和上网、不能随便开冰箱喝可乐,甚至在酷热的夏天也不许吹空调……这些在旁人看来几乎不近人情的要求,却是萧百佑最基本的“家规”。萧家子弟若想去同学家串门,必先提交一份格式完整的申请书,列明去哪位同学家,这位同学在班级担任的职务,学习成绩如何;同行的同学有哪几个,都在班上担任什么职务,学习成绩如何;大概要呆多久,何时可以回来;同学家长的姓名和电话。最后,申请书还必须由班主任签字。“狼爸”自鸣得意地认为,这些家规让孩子们没了自由,却有了丰富的学识。

追根溯源,萧百佑信奉“棍棒教育”的哲学,完全是因为童年时期的“阴影”——他的爸爸是国民党时期的宪兵队长,在家中极具权威;不识字的母亲经常对子女棍棒相加,每天打两顿以上。萧百佑认为,自己的成功是父母打出来的,如今他殷切地希望继承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家庭传统,并肯定儿子成家之后也会成为又一个“狼爸”。



刘维忠 “猪蹄厅长”

西北人刘维忠最近有喜有忧。喜的是,这个曾号召千名中医用微博问诊的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在10月29日被中华医学会授予“首席健康科普专家”的荣誉称号;忧的是,因为通过甘肃省卫生厅官方网站推广“猪蹄食疗法治尘肺病”,刘维忠近日深陷舆论漩涡,被网友取了个“猪蹄厅长”的绰号。

有一些批评者将刘维忠视为“官员版张悟本”,这个评价有失公允。毕竟,江湖游医张悟本和他的营销团队鼓吹吃绿豆能治疑难杂症,目的是通过忽悠和炒作来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谋取暴利;刘维忠厅长在在微博和网站上推介中医食疗方案,尽管某些做法稍欠妥当,但起码没有什么不良动机。

相反,拨开“猪蹄门”事件的口水迷雾,公众能够确认两个非常关键的事实:其一,与某些官员雇佣专人运营微博不同,刘厅长的微博是自己亲手经营的,他确实是想借这个新兴媒介来与民众进行“零距离”的交流;其二,面对批评的声音,刘维忠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既没有因为网友无伤大雅的玩笑而恼羞成怒,更没有因此而停止对微博问诊的推介。

正因为有这样的官德官品,可以预期的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刘维忠就能顺利摘掉“猪蹄厅长”的帽子,继续扮演好那个广受欢迎的“微博厅长”的角色。据最新报道,甘肃省卫生系统开通微博的人员已超万人,而刘维忠对这些开通微博的医护人员的建议是:要利用微博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收集、整理、验证和推荐民间单方,方便群众治病;收集公众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意见建议,改进服务质量;通过微博掌握公众举报、上访情况,及时化解医患矛盾。有官如此,夫复何求?



白小刺 “收藏”政府大楼

从2009年10月起,草根摄影师白小刺开始养成一个奇特的“收藏”癖好——拍摄全国各地的政府大楼。两年以来,他的足迹踏遍全国一半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北到呼和浩特,南到深圳,东到上海,西到张掖,共拍摄了40多张政府大楼的照片。从样本意义上讲,白小刺基本完成了对中国县市级政府大楼风格的收集。

白小刺说,自己镜头前的政府大楼前面大都有一个空荡荡的广场,想要进入政府大楼的人,首先要穿越这些巨大的广场,再登上高高的台阶。“站在大楼前,时常觉得自己是一只渺小的蚂蚁。”雄伟的建筑容易衬出人的渺小,在强大到几乎无所不能的地方政府面前,升斗小民们未尝不是像蚂蚁一样卑微地活着。

在拍摄各个政府大楼的时候,白小刺抛弃了作为一个专业摄影师所应该考究的构图、光线、视角等元素,只是用最传统的正面肖像拍摄方式,像集邮一样白描式地呈现这些建筑物。从这一张张肖像之中,我们除了能够了解各级政府大楼的政治审美情趣,还能细致入微地体察到当代中国的基层生态。

一座城市有无数种建筑可以称之为“地标”,公众最不愿见到的恐怕就是政府大楼。然而,在中国的很多县市,政府大楼恰恰是辨识度最高的建筑,它们往往过于气派和豪华,以至于当它们跟其他建筑摆在一起的时候,总让人觉得有些突兀和另类——有甚是那些山寨版的天安门、白宫和各种洛可可、巴洛克风格的政府大楼。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白小刺讲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细节,让人印象尤为深刻。当他前往安徽阜阳拍摄那幢酷似白宫的政府大楼时,一位与他搭话的年轻人非常热情地去帮他找人打开了天台的门——他误把白小刺当成了记者,并对他说“这样的政府办公楼就该被曝光”。何为民意?这应该算一个。



王持昌 小悦悦之父敛财?

佛山女童小悦悦终究没有创造奇迹,她带着27万善款凝结的爱心走了,但却没带走27万善款。对小悦悦的父亲王持昌来说,这笔善款成了名副其实的烫手山芋。尽管他早已承诺将善款全部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并且也开始这么做了,仍不断有人通过电话和短信质疑他借机敛财,甚至有谣言说他“店关门了,善款跑了”。

如今展现在王持昌面前的,是当下中国最典型的一幅图景:当他的女儿小悦悦因身负重伤而18个路人见死不救的时候,这些路人之外的芸芸众生仿佛都能理直气壮地批判道德冷漠;当小悦悦最终医治无效身亡之后,不管之前有没有给这个悲惨的家庭捐过款,谁都有资格来监督一笔善款的去向。如你所知,我们这个社会,从来都不缺心怀爱心之人,也不缺无爱心的红眼人,不缺一毛不拔的伪道德家,不缺信奉各种阴谋论的胡猜乱测者。

这些躲在电脑屏幕后面的伪道德家们,让一众纯粹的爱慢慢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刚刚经历丧女之痛的王持昌一家来说,无异于一种“二次伤害”。其实,这种带有暴力色彩的关注,其实早在“小悦悦事件”之初就有所表现:当时,拾荒老太陈贤妹救起浑身是血的小悦悦,居然有很多人质疑她是为了“炒作”和“出名”,甚至不乏有人逼着她将助人为乐的奖金捐了出来。

慈善当然需要公开和透明,但我们能否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多一些时间?更何况,王持昌不仅已经公开承诺将小悦悦收到的全部善款捐赠出来,将相关账目通过媒体悉数公开,并且已经先后帮助了一位茂名白血病患儿和一位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将众人的爱心再次传递下去仅仅只是时间问题。那些不断通过电话、短信、网帖进行指责、谩骂和中伤的朋友们,何苦用一种不合时宜的方式去给一个丧女之人的伤口撒盐?

本版特约主持人

汤嘉琛

(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